

箩头儿

周树根(景宁)

箩头儿是箩头的儿子。

七十多年前,箩头挑着两个箩筐,一头装着家什,一头装着刚满周岁的儿子,从战区的硝烟中到了英川镇绿水青山间的乌柚村。村里人就叫他“箩头”,叫他儿子“箩头儿”。

不久,新中国成立了。箩头儿像山野里的茅草,迎风而长,转眼就摇曳成一个壮实的小伙子。十八岁那年秋天,箩头儿把生产队长的那一担红薯,一口气从地头挑回生产队的院子里。从此生产队长给他记了全劳力的工分。

乌柚村水美土肥。人们把汗水洒在泥土里,泥土里长出的稻谷、薯块养活了人们。填饱了肚子的人们也就有了力气造人,三年两头就出来一个。

地力接不上物需。村里的缺粮户多起来了,钱更像月夜的星星,稀疏得很。生产队长让见过世面的箩头带上村里的几个社员,外出江西烧炭,给生产队搞点副业。

那年头,非缺粮户已是好人家的了,更何况箩头还能给自家积攒点小钱,英俊的箩头儿自然成了姑娘们都想嫁的对象。

二十岁那年,箩头儿娶了生产队长的女儿菜花。结婚那天,菜花和一张红漆木架床、两只木箱子来到了箩头儿家,夜里点上一两盏防风灯,请村里的叔伯亲戚吃了个饭,把灯一吹就上了床,不久就生出了一个胖小子,叫忠红。

忠红上小学在学校里升级还得考试,不及格要被留级,被留级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。

“这娃,有种!”箩头人前人后夸自己的孙子。这年,忠红考上了镇里的重点初中班。

“这娃,没让我白流汗。”分田到户后,箩头儿在地头里一边挥舞着锄头,一边擦着满脸的汗说。那时候,地里的收成比生产队时翻了一番,忠红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。

“这小子,给他爹长脸!”忠红考上了省城的大学。在村里,箩头儿把地里长出来的番薯加工成亮晶晶的粉丝卖钱,比别人多收获了两三倍。用文化人的话说,那叫商业头脑、市场经济。

忠红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,爷爷箩头却归了土。这个时候,村里的许多人放下锄头到城里打工,比种

乡恋

陈珊珊(庆元)

“忘不了故乡,年年梨花放,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歌,瞬间萌生我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恋情,故乡那“年年梨花放”的美景在我记忆中永远抹不去。梨树是故乡村间绿化点缀的一道亮丽风景,每当梨花绽放时节,故乡俨然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的人间仙境。

故乡黄岗,是庆元县东部一个偏僻的村庄,海拔900余米。从镇里到村庄,要步行十几里陡峭崎岖的石阶路。这条路,自村里通公路后荒废20多年,现在已杂丛生行路难。然而,在我脑海里的这条石阶路,给我留下了儿时美好的记忆,它也是一条与故乡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幸福之路。

小时候,父亲常常带我回故乡探望爷爷奶奶。对于当时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来说,徒步回老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记得端午节前夕的一个上午,我们从镇里出发,沿着溪边的公路走了几里便来到通往故乡的石阶路路口。仰望山顶上云雾缭绕的故乡,确有望而生畏之感,没开始走就觉得双腿有些发软。父亲鼓励我说:“不要怕,路就在你的脚下,走一步少一步,奶奶在家里准备好吃的东西在等我们呢。”

炎热的天气,骄阳似火,一路的树荫遮盖变成了天然的防晒伞。爬了一段山岭,我们感到有些疲惫,便坐在山坳的小草坪上小憩。山涧里泉水叮咚作响,我口渴想喝点泉水,父亲告诉我流汗时不要急于喝水,要等稍凉快后再喝。父亲带我走到山涧水边,他翻开水中的几块石头,抓了几只小蟹,用小藤蔓系好拿给我玩。

我们继续赶路,父亲一直在给我鼓劲,告诉我上面的路旁有杨梅树,爬上去就可以吃上杨梅。每当看到路旁的野果,父亲都会指着让我看个仔细:这在树上缠来绕去的叫野生猕猴桃;这叫山玉米,一串串绿绿的挂在藤上,要等到变红了才好吃;这叫野生柿子……

一路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。途中经过鱼先村,那村的人特别热情好客。在村口碰到一位叫我父亲为哥哥的人,邀请我们要到他家喝茶,父亲不好推辞,到他家还吃上香菇荷包蛋煮面。吃了点心的我们,一鼓作气地爬到第二个凉亭,望着近在眼前的故乡,享受着迎面吹来的阵阵清风,心里充满无比的喜悦。那天到家,我们大约花费了三个多小时。到家时,奶奶那“宝贝,你们回来啦!”的亲切喊声,让我们忘掉了旅途的劳累。

这是一条山清水秀、景色宜人的路;这是一条能享受大自然赐予幸福与快乐的路;这是一条具有纯朴村民民俗的路;这是一条曾让多少亲人互相牵挂思念的路。而今,黄岗村已搬迁到庆元县城的安置小区,老房子全拆了,路的那头变得荒凉寂寞,这条石阶路也成了我内心深处魂萦梦牵的乡愁之路。

青山依在,绿水常流,在故乡生活的一幕幕孩提欢乐时光在我脑海中浮现。我曾在村庄边那条清澈蜿蜒的小溪里嬉戏玩水、抓小螃蟹;曾跟随父亲到屋后绿油油的梯田里捡拾田螺、巧捉泥鳅;曾在那片熟悉的草坪上捕捉夜幕下飞舞的萤火虫,把它们装在瓶子里当照明工具;曾在那块瓜果飘香的菜地里摘下南瓜花做成精致小灯笼;曾在夏日晚饭后坐在自家屋前的板凳上纳凉,聆听着周围时起起伏伏美妙蝉鸣声。故乡给我快乐的童年,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。

“人是故乡亲,月是故乡明”。一个村庄,就是一个血脉相连的共同体。故乡人非常热情好客,哪家来了客人,总会做豆腐、打黄粿、蒸米糕、杀鸡宰鸭,招待他们。每次回故乡,我会跟随父亲到村里走走看看,遇见熟人听见乡音,感觉特别的亲切。村里每户人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,进出顺其自然,我感到邻里间就像一家人。

故乡家中的小烟火,才是最美的温柔。以前最想回故乡,因为我们最牵挂的是爷爷奶奶,最疼爱我们的也是爷爷奶奶。爷爷退休后回乡的三十余年与奶奶相依为伴,对故乡一往情深,不离不弃,默默守护着故土,常说故乡山好水好空气好,种菜养禽人自在,睡觉安静心踏实。我们每次回故乡,没到门口老远就听到奶奶亲切的呼唤我们的小名。在家中老房子里,可以无拘无束做我们想做的事,时不时还能听上几段爷爷的二胡、京胡、笛子声。爷爷奶奶一整天忙这忙那,一家人围着圆桌吃着故乡的美食,说说笑笑,其乐融融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,不变的是故乡的味道,总能被美食记忆和传递,连接着永恒的乡土之源,这种故乡的味道是和故乡一样顽固的记忆。

一个人的月光

任孟春(景宁)

晚饭铃响后,我事情没有处理完,吃迟了点。吃完后,同事们已先行结伴去散步了,留下我一个人。一个人散步的好处就是可以自行决定方向,我决定往岳崇方向走去。这是一条公路,平时建设322国道的工程车来来往往,将路面压得支离破碎和坑坑洼洼的。换平时,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。近期工程因故停工,路上安全且清静。

开始走时天色还亮堂,可以看到一轮浑圆、浅白的月亮印在淡蓝的天空中,清晰但很浅淡,像淡蓝布上的一个白印子。

我边玩手机边走路,村庄渐渐远去和矮去,路灯初现,显得静谧安祥。

近几天都是阴雨天气,今天难得天晴,但山体还是吸饱了雨水,多出来的雨水顺着平时干涸的山谷哗哗而下。平常我一个人散步通常都会戴着耳机,边听音乐边走路,今天难得没戴(忘了带)。我收了手机,静静地听着水哗啦啦的声音,声音不大,但很有节奏。四周寂静,还没有夏日的虫鸟鸣。转过一个弯,又是另一股山涧,只是声音不再一样,因为坡度更小而显得沉稳。

我看了下手机,今天才走了七千多步,我决定走到一万步再往回走,于是继续向前。

天渐渐地暗下来了,月亮愈发地清晰,最明显的是,原来可见绿色的树,现在月亮的逆光下,纷纷成为了剪影。但路还能看得清,可以避开“陷阱”。这路我是熟悉的,只是平时开车多走路少。路下方和山对面的几个村庄离我越来越远,全景可见,灯光明亮,就是看不到人影。

到了一万步,我转身回去。月亮正好偏在身后,可以看到投到地面的月光和自己的影子。我踩着月光,仿佛踩在薄薄的一层霜上。

路边树影婆娑,月光像碎了一地的镜子。到了一片空地,我回头去看月亮,只是一盏圆圆的吸顶灯,在周边黑色的树的剪影映衬下,愈加神圣。我是有多久没这么认真地看过月亮了呢?前几天看纪录片《李白》,里面解释了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一句,倒还能想像那种孤寂和落寞,但总不理解古人对月亮的神往。特别是赏月,独坐月下,遥望一个光球,而能思绪万千。如苏东坡想像的“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”,王维具像的“林深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,张九龄虚像的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。统统这些,都似乎离我的生活和想象很远很远。

如今的我,总是很难静下心来好好地去观察、去揣摩一个事物,心是急躁的、不安的,总是希望“速成”,做事也好、看书也好,总有一股“功利”的力量时时推着我向前。

难得,我今天驻足仔细地看着月亮,虽然没有古人一般文思泉涌,但发现自己很安静——久违的、似乎遗忘了的安静。光如水,树如影,底下有一个安静的人如塑。

许久,我才回过神来。发现周围已全然暗了下来,我没有打开手机的LED灯,而是踩着黑暗,借着从树叶里漏下来的月光,一高一低地往回走。

村庄渐渐地近了,它们一个个地被黑暗包围,路灯是冲不破那黑暗的,形成一个一个光亮的茧。

我慢慢走向一个村庄的怀抱,不知它是否会察觉我的不同……